

# “国家一直在降电费，商户怎么没享受到？”

## 物业“转供电”有猫腻，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

本报记者 陈洋根

“在四季广场开过店的商户，快来领电费退款，多的可以领到上万元。”这两天，杭州下沙四季广场的商户群里流转着这样一则信息。原来，四季广场的物业在2年半左右时间里，多收了商户不少电费，现在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商户这些多收的电费。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转供电”多收费现象并非偶发。

### 电费被多收了

“我拿到了物业刚刚退还的1200元电费。”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去年3月开始在四季广场开餐馆，今年3月初复工复产后生意不错，“现在每月电费要交1万元左右。”

“物业现在虽然退还了些电费，但退还的只是小头。”张先生说，疫情防控期间杭州为助力复工复产推出惠企电价，在原来降价的基础上再打九五折算是补贴，“我刚从物业领到的1200元，是今年2月至6月的电费补贴，但我们商户的电费，物业之前一直是按1.2元每度的价格在收取的，并不是降价后的价格，我认为，这一块才是大头，也应该退还给我们。”

商户斯女士对记者说，她从2016年开始，和其他商户一样，按照1.2元每度的价格向物业交电费，“电费是在物业那里预充的，欠费的话，就会被断电。”

“国家一直在降电费，我们商户交电费的标准却从来没有降低过。”斯女士打听得知，四季广场物业2018年平均买电价为0.78元每度、2019年为0.71元、2020年为0.65元。“物业向我们商户收取的电费减去交给电力企业的电费，多收的电费超过223万，即使扣除10%的预收损耗费，多收的电费也超过200万。这些钱都应该退还给商户。”斯女士算了一笔账。

“按照5%的优惠结算，我们物业多收的电费只有4万多元，现在已通知商户办理退费。”四季广场物业——杭州天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经办人张女士不认可斯女士等商户的说法，她告诉记者，了解到政府惠企电价政策后，物业6月底开始着手落实退电费，从7月1日起把电费降到0.85元每度，还根据政策要求做阶段性结算退费。



张女士还提到，物业公司是从2019年4月才开始代收电费，之前都是开发商在收取，“物业接手后，也是按照之前开发商的标准向商户收取电费的。”

### 市场监管介入

在接到斯女士等商户的投诉后，下沙市场监管所介入调查。

下沙市场监管所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普通人家的电费是直接交给供电企业的，而商户的电费不是直接交给供电企业，而是交给物业等转供电主体。国家多次出台降低电价政策，疫情防控期间还专门推出惠企电价。商户的获得感不强，主要原因就是转供电环节存在不合理加价，降价政策红利被转供电主体截留、非法牟利。

“四季广场这边，之前未执行降价政策的，将按照用电量、根据降价标准，分阶段核算退费金额后退还给商户。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督促物业优化核算程序，退费结算将在8月底完成。”这位负责人表示，“将根据四季广场电费退费、整改等落实情况，决定是否对此立案调查并作出处罚。”

来自杭州市市场监管局的数据显示，到今年4月底，杭州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检查转供电主体400余家，仅1个月内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17件，查出违规金额1400余万元。

其中，萧山城厢市场监管所接到辖区商铺业主投诉，称所属物业公司收取的转供电电价过高。调查发现，这家物业公司自2018年4月起，按协议约定的1.2元每度和1.1元每度的价格，向83户商铺业主代收转供电电费，与其向供电公司缴纳的电费相比，多收取了47万余元。在责令物业公司向商铺业主退还多收电费的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对其作出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另据了解，为确保国家电网政策红利落到底、避免部分转供电主体违规加价或截流电费补助，在开展转供电电价专项检查的同时，杭州在全国首推“转供电费码”。“转供电费码”以“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监管，直接面向终端用户，根据用户填写的信息进行计算，会自动生成3种颜色的码。当用户刷到绿码，即表示当月电费已享受到5%及以上的转供电费优惠。

### 大暑至，西湖边的免费凉茶来啦！

7月22日，农历大暑节气，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志愿服务微笑亭推出的“免费凉茶”如约而至。

今年是西湖景区提供免费凉茶服务的第9年，除环湖6个微笑亭外，景区净寺社区、九溪社区和茅家埠村的志愿服务微笑点也同时启动免费凉茶服务。为防控疫情需要，茶水由原先自主取用改变为由志愿者统一取水。

董旭明 摄

# 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丈夫“查无此人”？

## 援助律师求证“张B”即“张A”成功破局

(上接1版)

胡伟查看证据发现，张B的身份证号很怪异，既不是以往的15位数也非现在的18位数，派出所也查不出张B的身份信息，法律意义上的张B显然是不存在的。

这时，万某突然想起，几年前的“过户闹剧”中，她偶然得知，丈夫张B还有张A(化名)这重身份。不过，她当时并未深究丈夫为何弃用张A身份而改用张B身份，她也催促过丈夫回贵州老家办理身份事宜，但被丈夫拒绝。

### “张A”浮出水面

随着调查的推进，张B死前的另一起案件浮出水面。

在张B去世前几个月，有一次他独自外出时，晕倒在马路上。当时，行人报警后，文新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助，并对张B做了笔录。出警民警回忆，张B在迷糊中告知其姓名为张B，可民警在公安系统中查不到张B的信息，于是再次向张B确认。这时，张B说自己叫张A，民警随后在公安系统里找到了张A的信息。

多条线索将“张B”指向了“张A”。但是，公安系统里，张A的年龄及身份证号与张B的完全不一样，如何证明两者就是同一人？

在翻阅张B遗物时，胡伟发现，20多年前，张B在某医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文中介绍“张B”曾用名“张A”，还附有张B的照片，经与派出所出具的张A身份信息上的照片比对，两者长相一致。再加上之前文新派出所民警的出警笔录，证明“张B与张A为同一人”的难题算是解决了。

### 所有权和继承权相继厘清

解决了张B的身份问题，他的妻儿要顺利继承房产，还要解决两个问题：确认张B拥有这套房屋的所有权、确认张B除妻儿外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

在购房合同的基础上，胡伟找到了相关房产公司的一名经理，出具了“张B已付清所有房款”的证明。

接着，胡伟拨通了张A户籍所在的村委会电话。“我们村是有这么一个人，但很早就不生活在这里了，他父母也都去世很多年了。”得到这个回复后，胡伟很兴奋。村委会出具相关证明后，胡伟长舒一口气，“万某母子继承房屋，稳了！”

目前，万某母子的房屋继承手续已在办理中。万某还特地给胡伟写来了感谢信。

而张A为什么一直用张B的名字，也随着他的离世成了谜。

(上接1版)

躲藏了一段时间后，张某杰逃到云南曲靖市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跟着师傅学裁花。2009年，攒了一些钱的张某杰做起了种花生生意，但因经营不善，不到1年就生意失败了。2010年，张某杰在云南普洱市认识了罗某英，两人同居生活，于2013年2月生育了一个儿子。由于张某杰没有身份证，两人一直没登记结婚，2019年5月，罗某英因病去世。

张某杰从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就连罗某英的母亲也只见过张某杰两次面。他不敢住在城镇，独自住在深山，自己搭了一个帐篷，每顿饭都要喝一点，借酒消愁。

### “追凶”锲而不舍

2019年初，台州公安成立专案组再启“追凶”程序。可是，与老家亲人断绝了联系的张某杰，却一直没有露出马脚。

今年初，公安部将此系列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张某杰作为公安部A级逃犯被全国通缉。浙江警方成立专案组，全力追踪。

专案组经过综合分析研判，认为张某杰仍藏匿云南昆明及周边地区的可能性最大。今年5月以来，专案组多次赴昆明与当地警方会商“追凶”工作，并在当地全覆盖发布悬赏通告。

7月2日凌晨4点，一直在为此案熬夜的李海华，接到了昆明警方的来电，那一刻，他心中的巨石终于放下了：7月1日下午，张某杰在昆明落网！至此，涉及台州、昆明两地的系列命案积案成功告破。

### 案件链接

### 杀妻沉尸案

1995年4月19日早晨，临海市汛桥镇两农民在灵江捕鱼时，突然发现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死者是一名20多岁的女性，尸表有明显伤痕，系他杀，死亡时间已有1个月左右。

经调查，警方确认死者为吴某梅。吴某梅夫妻关系紧张，曾有人遇到过她老公王某，他自称自己与妻子的矛盾已解决，要一个人出去旅游几天。种种反常迹象表明：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但他却一直在逃。

今年，临海公安再次将此案纳入重点攻坚范围。7月初，临海警方接到线索：经大数据分析，王某很有可能潜藏在贵州遵义市。在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下，7月11日，王某在遵义市播州区马家湾收费站被民警设卡堵截成功抓获。

到案后，王某交代，他外出做生意期间，妻子吴某梅出轨了。他曾试图挽回，但吴某梅提出离婚。王某有个朋友叫陈某，也遭遇妻子背叛，离了婚。二人共同的遭遇让他们越走越近。二人越说越愤懑，逐渐产生了杀害吴某梅的恶念。

1995年3月中旬的一天，王某将吴某梅骗到临海城关的租住处，伙同陈某将她杀死。为掩盖罪行，二人将尸体绑上石头，沉入灵江。

7月13日夜，陈某在嘉兴市经济开发区某小区被民警抓获归案。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 田野女尸案

1986年1月23日，台州黄岩某田野里发现一具女尸。黄岩警方查明：死者张某，22岁，温岭人。1月22日早上，张某带着电子计算器和电子表从温岭到黄岩城关来贩卖，之后一直没回家。警方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在他家中发现了张某的部分衣物及电子表，但李某一直没有归案。

今年7月，在台州警方的不懈努力下，关于李某的线索终于浮现：在甘肃，有一个名叫“陈显明”的，和李某的特征比较符合。通过外围调查，警方发现此人并非土生土长，而是32年前移居此地，而且，他对自己移居前的住址、家人等情况从来没有说清楚，非常可疑。7月17日，警方决定正面接触“陈显明”，将他带到派出所后，一方面开展审查，一方面提取指纹、采集血样准备进行比对。

“陈显明”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承认自己就是李某，并对1986年1月22日杀死张某并抛尸野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4年前，他作案后逃跑，2年后辗转逃到了甘肃天水武山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之后“漂白”身份，在当地娶妻生子。被抓获时，他已经5个孩子，还当上了爷爷。